

金瓶梅

研究集

刘 杜
辉 维
沫 沫
编

金瓶梅

杜维沫 刘 辉 编

金瓶梅 研究集



齐 鲁 书 社



金瓶梅研究集

杜维沫 刘 辉编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 11 印张 2插页 244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ISBN 7—5333—0039—4

I·12

定价：2.70元

目 录

- 《金瓶梅词话》成书新证…………… 王利器 (1)
- 《论金瓶梅成书及其他》自序…………… 徐朔方 (17)
- 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
- 《金瓶梅》主题研究…………… 卢兴基 (26)
- 小说观念的更新与《金瓶梅》的价值…………… 宁宗一 (55)
- 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时代特征…………… 马美信 (76)
- 《金瓶梅》对中国小说语言艺术的发展
- …………… 周中明 (93)
- 《金瓶梅》对中国小说思想的变革…………… 孟昭珽 (120)
- 论《金瓶梅》中西门氏家族社会…………… 及巨涛 (137)
- 不幸的幸运儿
- 论《金瓶梅》中春梅的形象…………… 孔繁华 (157)
- 论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佛道教描写…………… 朱越利 (172)
- 《金瓶梅》常谈…………… 杜维沫 (197)
- 《宝剑记》与《金瓶梅》的再比较
- 李开先作《金瓶梅》探考之二…………… 卜 健 (208)
- 《金瓶梅》中的三个明代人
- 探讨《金瓶梅》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

又一途径·····	顾国瑞	(245)
也谈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·····	赵兴勤	(259)
《金瓶梅词话》是一种扬州评话·····	陈 诏	(281)
《如意君传》与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刘 辉	(291)
《金瓶梅》中“步戏”摭谈·····	蔡敦勇	(300)
张竹坡著述交游三考·····	吴 敢	(310)
张竹坡《金瓶梅》批评三则浅析·····	陈桂声	(318)
《金瓶梅》在国外续述·····	王丽娜	(329)
编后记·····	杜维沫 刘 辉	(346)

《金瓶梅词话》成书新证

王利器

《分类野获编摘录》^①《词曲·金瓶梅》写道：

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，余恨未得见。丙午（万历三十四年）遇中郎京邸，问曾有全帙否，曰：“第睹数卷，甚奇快。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父徐文贞录得者。”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因与借钞挈归。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^②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余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。但一出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，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？”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箠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。有陋儒补以入刻。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

^①寒斋藏旧抄本，有邓之诚题跋。

^②《康熙游墅志》卷八《榷部》：“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：马之骏，字仲良，河南新野县人。庚戌（万历三十八年）进士。英才绮岁，盼睐生姿。游客如云，履薰盈座，征歌跋烛，击钵闾题，殆无虚夕，世方升平，盖一时东南之美也。所著有《妙远堂》、《桐雨斋》等集。”案：马集未见，《帝京景物略》尚存其诗若干首，亦吉光片羽也。

吴语，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串。一见知其贗作矣。闻此
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政，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
林灵素则指陶仲父，朱劭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

沈德符这篇记载，明白指出：

一、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《金瓶梅》全本（全本对半部而言，当亦是缺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之本。）。

二、万历三十七年，袁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沈氏因
与借钞挈归。此本当从刘延白藏本钞出。以袁、刘俱为楚产，
麻城与公安相去不远，且二人者又相友善也。

三、冯梦龙、马仲良曾主张付梓，遭到沈氏反对。

四、不久，苏州出版是书，已补入所缺的五回。

现在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：

刘承禧其人^①

麻城刘承禧，字延伯（一作白），万历八年庚辰（1580）
武进士，任锦衣卫指挥，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，誉为希世之宝
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》帖，即曾经由他收藏，有“天下法书第
一，吾家法书第一。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”题记，并由王穉登
“因延伯命题，并述其流传辗转若此。己酉七月二十七日，太
原王穉登谨书^②。”己酉岁，即万历三十七年。就是在那年那
月，袁小修在《游居柿录》记道：“偶于李酉卿舟中晤刘延
伯，出周昉《杨妃出浴图》，妃起立，披薄縠，如微雪罩肤，
甚销人魂，独足稍大，不知缚足已始于汉宫矣，《杂事秘辛》

^①黄霖同志从《黄州府志》、《麻城县志》查得《刘承禧传》，见所著《金瓶梅作者屠隆考》，载《复旦学报》1983年第三期。

^②俱见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一册。

可考。又有《浴鷓鴣图》一小图，黄荃笔。”于此，不仅可以证明刘延伯收藏之富，且足以表证袁、刘二人过从甚密，即在旅途舟次，亦出珍藏相与欣赏也。沈氏称小修“有其书”，当即从刘延伯家抄来的。

袁无涯公安之行

袁小修《游居柿录》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甲寅七月二十三日以后写道：

袁无涯来，以新刻《卓吾批点水浒传》见遗，予病中草草视之。记万历壬辰（1592）夏中，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，予往访之，正命僧常志钞写此书，逐字批点。……今日偶见此书，诸处与昔无大异，稍有增加耳。……往晤董太史思白，共说诸小说之佳者。思白曰：“近有一小说名《金瓶梅》，极佳。”予私识之。后从中郎真州，见此书之半。……但《水浒》崇之则海盗，此书海淫，有名教之思者，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蠢俗乎！

嗣于当年九月初六日以后写道：

袁无涯作别，觅予诗文入梓。

袁无涯千里迢迢，由苏州西上公安，他是抱着两个目的而去的：一是将新刻《水浒》赠给袁小修、杨定见、僧无念诸与协助将《李评水浒传》付梓有关的人；二是他知道袁小修手中有《金瓶梅》，特来请以入梓，这是他的主要目的。那里谳道袁小修却对他发了一通“《水浒传》海盗”，“《金瓶梅》海淫”的大议论；这不是无的放矢，而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，就是袁无涯既刻《水浒传》，又想刻《金瓶梅》，故袁小修以“有名教之思者，何必务为新奇，以惊愚而蠢俗”相规劝；不然，袁

小修为啥无缘无故，由《水浒传》而谈到《金瓶梅》，由“海盜”而谈到“海淫”，以危言耸听呢？袁无涯既遭到严词拒斥，才退而求刻其诗文。当他辞别袁小修之后，于是取道麻城，一则去给无念送《水浒》，一则去找刘延伯借《金瓶梅》。刘延伯亦是好事之人，他收藏的元人杂剧若干种，就曾经借与臧懋循付梓。臧懋循《元曲选序》写道：“顷过黄，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，云录之御戏监，与今坊本不同。”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十五：“臧懋循，字晋叔，长兴人，万历庚辰八年（1580）进士，官南京国子监博士，有《负苞堂诗选》。……嘗从黄州刘延伯借得元人杂剧二百五十种，又购得杨廉夫《仙游》。《梦游》、《侠游》、《冥游》弹词，悉镂板以行。”刘延伯既然以元人杂剧二百多种借与臧懋循付梓，助人为乐，则以《金瓶梅》借与袁无涯刊行，固意料中事耳。袁无涯在把《金瓶梅》弄到手之后，于是又请无念作题跋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之“甘公跋”是也。寻《正字通》：“甘音念。”顾炎武《金石文字记》：“有曰‘元祐辛未阳月念五日题’，以‘甘’为‘念’，始见于此。”打从六朝以来，僧侣亦得称公，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三十六《公》：“方外亦有称公者，如远公、支公之类是也。”其在《忠义水浒传》第六回，即载五台山文殊智真长老与东京大相国寺智清禅师书札，即称智清为“清公”。若《金瓶梅》跋之“甘公书”，则袁无涯为之代署耳，积古尚无缙流自称为公者。当是时也，袁无涯既得刘氏藏书，又得无念题跋，一举两得，毫发无遗憾，可谓不虚此行矣。

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之补入

袁无涯从刘延伯处得来之本，即原缺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

七回之本。既要刊行，当然最好是足本，于是这个专门从事增补刊行的老手袁无涯就做起手脚来了。明朝万历年间，书林主人自编自刻之书泛滥一时，如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传评林》^①为“后学仰止余□□云登父评校”，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》为“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”，《新刻芸窗彙爽万锦情林》为“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”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袁无涯亦不甘落后，急起直追，前既就李卓吾评《忠义水浒传》增添田虎、王庆二传，而为《忠义水浒全传》，则这回补入《金瓶梅》所缺五回，使之以足本问世，所谓“乘大家热铛子头，更作一个”是也^②。

兰陵笑笑生、句曲笑笑先生、
三台哈哈道士与三台欣欣子

袁无涯不过书林中一稍有文墨之人耳，其于《水浒传》之增加田、王二传，《金瓶梅》之补入所缺五回，较之龙峰熊氏诸书，虽略胜一筹，毕竟附骥续貂还是附骥续貂，其书虽随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以传，而其所施逞鱼目混珠的惯技，则不可不知也。如田、王二传之写真山真水，毫无例外地都从明人张天复《广皇輿考》^③直录于巴巴的几句有关景物的记载，一点也没有《水浒传》原著描绘山水处的触景生情、因情见意的手法。又如《水浒全传》第一百二回：“那李吉问了王庆姓名，将课筒摇着，口中念道：‘日吉辰良，天地开张。圣

①以后简称《志传评林》本。

②见拙编《历代笑话集》据《广滑稽》卷二十二引《启颜录》。

③《广皇輿考》二十卷，明张天复撰，万历辛丑（二十九年）其孙汝霖序刊本。

人作《易》，幽赞神明。包罗万象，道合乾坤。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今有东京开封府王姓君子，对天买卦。甲寅旬中乙卯日，奉请《周易》文王先师、鬼谷先师、袁天纲先师，至神至圣，至福至灵，指示疑迷，明彰报应。”这是抄袭《金钱记》第三折白：“我手占一卦，看今日得见小姐否？（做祷祝科）至灵至圣，至诚感应。圣人作《易》，幽赞神明。包罗万象，道合乾坤。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谨请袁天纲先生、李淳风先生、卦内先圣先贤，抛卦童子、掷卦仙郎，八八六十四卦内占一卦，三百八十四爻内占一爻，来意至诚，无不感应。”其于《金瓶梅》所补入的五回，亦复完全暴露出捉襟见肘的窘态。如第五十六回写应伯爵举荐水秀才念出他的一篇文章：

一戴头巾心甚欢，岂知今日误儒冠！别人戴你三五载，偏恋我头三十年。要戴乌纱求阁下，做篇诗句别尊前。此番非是吾情薄，白发临期太不堪。今秋若不登高第，踏碎冤家学种田。

维岁在大比之期，时到揭晓之候，诉我心事，告汝头巾，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，谁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^①。忆我初戴头巾，青青子衿^②承汝枉顾，昂昂气忻。既不许我少年早发，又不许我久屈待伸。上无公卿大夫之职，下非农工商贾之民。年年居白屋，日日走黉门。宗师案临，

①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有“嗟乎”二字。

②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“衿”作“襟”。案：《诗经·郑风·子衿》：“子衿，刺学校废也。乱世则学校不脩焉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”释文：衿，音金，本亦作襟。”

胆怯心惊①。上司迎接，东走西奔。思量为你，一世惊
 惊吓吓，受了若干苦辛；一年四季，零零碎碎②被人赖
 了多少束脩银。告状助贫，分谷五斗；祭下领票③，支肉
 半斤。官府见了，不觉怒嗔。皂快通称，尽道广文。东京
 路上，陪人几次；两斋学霸④，惟吾独尊。你看我两只皂
 靴穿到底，一领蓝衫剩布筋。埋头有年，说不尽艰难凄
 楚；出身何日，空历过冷淡酸辛。赚尽英雄，一生不得文
 章力；未沾恩命，数载犹怀霄汉心。嗟乎！哀哉！哀此头
 巾。看他形状，其实可矜。后直前横，你是何物？七穿八
 洞，真是祸根。呜呼！冲霄鸟兮未垂翅，化龙鱼兮已失
 鳞。岂不闻久不飞兮一飞登云？久不鸣兮一鸣惊人？早求
 你脱胎换骨，非是我弃旧怜新。斯文名器想是通神。从兹
 长别，方感洪恩。短词薄奠，庶其来歆！理极教穷，不胜
 具愚。就此拜别，早早请行。

这篇文章，就是《山中一夕话》卷五所收的一衲道人《别头巾文》，个别地方有出入，都已随文注明。《山中一夕话》收入衲道人的作品，还有卷一的《醒迷论》，卷五的《励世篇》和卷六的《秋蝉吟》。今所见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⑤，卷三大

①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“胆怯心惊”作“胆寒心震”。

②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“碎碎”误作“碎辟”。

③“票”字原脱，今据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补正。

④明刊本“《山中一夕话》“两斋”作“东斋”。

⑤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分两部分，各六卷。扉页上栏横题“山中一夕话”，下栏分界为三直栏，中题“开卷一笑”，右栏题“李卓吾先生编次”，左栏为书林广告约百许字。开卷为“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”的序文，三台山人题署后有“三台山人读书处”阴文篆书，及“亭庵”阳文篆书二图书。书分为两部分，各六卷。第一部分，书口俱有“开卷一笑”四字。卷一第一行为大题“山中一夕话卷之一”第二行为“卓吾编次，笑笑先生增订，哈哈道人校”。

题作“山中一夕话卷之三”，下有“一衲道人屠隆”六字，并无其他校阅人同署，则“一衲道人”为屠隆之别署。但这四篇文章，概不见于屠隆的文集^①；且屠隆于万历五年（1577）丁丑，即中进士，登高第^②，时年三十九岁，何得有“一戴三十年”，而有为儒冠所悞之叹，还作起《别头巾文》耶？然则此文殆亦妄一男子假赤水之名以行耳。但是这篇文章见于《山中一夕话》者，即署作者之名，见于《金瓶梅词话》者则否，此又何故也？盖《山中一夕话》为俳谐文选集，物各有主，例得书名；若《金瓶梅词话》则为说唱话本，用《别头巾文》而不出作者之名，此为书会留文通例^③，非干没也，更非“忍能对面为盗贼”^④也。但是，欣欣子《金瓶梅词话序》所谓“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”之说，有真话，也有假话，即“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”云者，乃指所补入五回，而非全书俱出笑笑生所作也。然则欣欣子之序，既以弥缝其缺，又可抬举其人，一举而两得，真乃画龙点睛之笔也。又《山中一夕话序》写道：“偶游句曲，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阳，班荆道故，因出一编，盖本李卓吾先生所辑《开卷一笑》，删其陈腐，补其清

阅”。卷三无大题，只有“一衲道人屠隆”一行。第一部分六卷所收文字，篇与篇不连接，各自单行。相其各卷大题及编较人名，显系挖补，盖即《开卷一笑》进行抽毁而成《山中一夕话》，三台山人序所谓“删其陈腐”是也。故其书虽名《山中一夕话》，而书口仍作《开卷一笑》也。其第二部分亦六卷，大题作《新山中一夕话》，书口无书名，则三台山人所谓“补其清新”者，盖为《开卷一笑》原本所无，故颜曰《新山中一夕话》也。余前编《历代笑话集》时，未得见明刊本《山中一夕话》，兹故详之。

①屠隆撰《白拳集》七十三卷。

②屠隆（1542—1605）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八有传。

③可参看器所撰《水浒留文索隐》。

④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

新，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，齐谐游戏之文，无不备载，颜曰《山中一夕话》……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。”是书大题下题署为“笑笑先生增订，哈哈道士校阅”。又有《遍地金》四卷，有“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”之序文写道：“《遍地金》者，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。……笑笑先生胸罗万卷，笔无纤尘，纵横古今，椎凿乾坤，举凡缺陷世界，不平之事，遗憾之情，发为奇文，登诸梨枣，传诵宇内。莫不作金石声。”这个哈哈道士，大言不惭地为笑笑先生吹捧一番，实则“夫子自道”耳。我们从这两篇序文来看，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笑笑生即笑笑先生^①，亦即哈哈道士，既是《金瓶梅词话》之补作者，又是《山中一夕话》之增订者，还是《遍地金》之述作者。不论其为兰陵笑笑生也好，句曲笑笑先生也好，三台哈哈道士也好^②，不都说明他是吴人这样一个问题吗？亦即兰陵、句曲、三台这三个地方，是作者占籍的地望，而非他得氏的郡望^③；纵然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化其名，易其地，明眼人一眼看出只不过是施逞三位一体的手法而已。盖所谓欣欣也，哈哈也，都是状笑之词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，两见“哈哈笑”之文，第二十六回，又出“笑欣欣”之词；由于这个笑笑先生谙习《水浒》，有如他之仿清公而称甘公，于是又用上了“欣欣”、“哈哈”，满口的《水浒》气。我们从这些地方，已经隐约地感觉到其中有人，呼之欲出；其人为谁，即袁无涯是也。不过，袁无涯也知《金瓶梅》之为“秘书”，不敢贸然冒天下之大不

①《史记·儒林列传·索隐》：“云生者，自汉已来，儒者皆号生，亦先生省字呼之耳。”

②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江苏省萧县及宿迁县俱有三台山，未知欲静楼主人何所指，总之，其不离为吴地，可断言也。

③袁氏郡望为陈郡夏阳县，见《元和姓纂》卷四《二十三元》。

魁，象双峰熊氏所编刻诸书一样，一一具名，以示文责自负，且以传之天下后世；于是制造为“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”的谣言，同时放出“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的空气，意欲自我脱身，但又示人以意，且为《金瓶梅词话》坐养声价计，故时人只知“时作吴语”、“刻于吴中”，而不知作者之为何许人也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与《水浒传》

《金瓶梅词话》之为书，是以《水浒传》为蓝本，夫人而知之矣。然《金瓶梅词话》之成书，既在袁无涯刻本《忠义水浒传全传》之前，则《金瓶梅词话》所据之底本又将是何等呢？余以诸本综合观之，首先得知其所据为繁本，而非任何一个简本；其次，且确知其为天都外臣序本，而非其它。潘金莲与西门庆故事之以《水浒》为蓝本，姑置勿论；而其最显著的因袭之际，厥为《水浒》所用的方言，在明代已成为历史陈迹，而必须加以解说了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三回写道：“怎的是挨光？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。”此本之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：“王婆道：‘大官人，你听我说，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，要五件事俱全。’”当纂写《金瓶梅词话》时，“挨光”二字已为历史的方言，那时已不使用了，故必须加以申讲。《志传评林》本于此处则径换为当代俗语，其卷五第二十三回作：“王婆笑曰：‘但凡风月事，要伍件俱存。’”《英雄谱》本乙集四第二十三回作：“王婆笑曰：‘但凡风月事，要五件都存。’”又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十九回：“那时，宋时谓之捣子，今时俗呼为光棍是也。”“捣子”一词，见于《水浒》者凡三次：第二十五回：“如今这捣子病得重。”第二十九回：“这几个火家捣子，打

得屁滚尿流。”第三十二回：“余者皆是村中捣子。”这些，都有力地证明了《金瓶梅词话》之以《水浒传》为蓝本，其中有的宋、元方言，到明代已然不复使用，故于引用时必须以当时语言加以串讲了。

现在，我们试以《金瓶梅词话》与《水滟志传评林》本比勘：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一回“可怪金莲用意深”七绝一首，此诗见于繁本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，《志传评林》本无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一回“万里彤云密布”一段四六，见于繁本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，《志传评林》本无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一回“雨意云情不遂谋”七绝一首，此诗见于繁本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，《志传评林》本无。好了，好了，仅就第一回作个比勘，也足证明《金瓶梅词话》所据者是繁本《水浒传》，而不是简本了。

复次，我们以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一回，与两个有代表性的繁本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比勘：《金瓶梅词话》“壮士英雄艺略芳”七绝一首，天都外臣序本有，但首句作“别意悠悠去路长”，《忠义水滟全传》本无^①。《金瓶梅词话》“可怪金莲用意深”七绝一首，天都外臣序本有，《全传》本无。《金瓶梅词话》“万里彤云密布”一词，天都外臣序本有，但文有异同，《全传》本无。《金瓶梅词话》“雨意云情不遂谋”七绝一首，天都外臣序本有，《全传》本无。又《金瓶梅词话》“景阳岗头风正狂”七古一首，其中“山中狐兔潜踪迹”四句，天都外臣序本有，《全传》本无。又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回“开言欺陆贾”一段四六，其中“只凭说六国唇枪，全仗话三

^①以后简称《全传》本。

齐舌剑”二句、“解使三里（重）门内女^①，遮么九版（级）殿中仙，玉皇殿上（下），侍香金童，把臂拖来。王母宫中，传言玉女，拦腰抱住”八句，天都外臣序本有，《全传》本无。由此可知，《金瓶梅词话》所据繁本，为天都外臣序本，而非《全传》本。然天都外臣序本是百回本，无田、王二传，只有一百二十回之《全传》才有之，为啥《金瓶梅词话》于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大书特书“那四寇：山东宋江，淮西王庆，河北田虎，江南方腊”呢？这是由于袁无涯既刻了他增补田、王二传的《忠义水浒全传》，因之，这回由他订补付梓的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就顺水推舟地捎带一下，而为《忠义水浒全传》张目耳。于此，亦足以证明田、王二传之为袁无涯增补无疑矣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为嘉靖 间大名士手笔说辨

自沈德符有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之说，于是“疑以传疑”异说纷纭，直到今天，还有人在这“大名士”上大做文章。其实，我们只要把《金瓶梅词话》仔细阅读一过，就会发现疑窦是不少的。第三回：“西门庆道：‘但得一片橘皮吃，切莫忘了洞庭河。’”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，“洞庭河”作“洞庭湖”，是；又第五回，“虎有俦兮鸟有媒。”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五回，“虎有俦”作“虎有侏”，是。这里，改“洞庭湖”为“洞庭河”，改“虎有侏”为“虎有俦”，想来这位所谓“大名士”，不会连“洞庭橘”与“为虎作侏”的常识都没有，委之手民之误，可也。但如第三回，

^①（ ）符内字，为天都外臣序本，下同。